

《群魔》的叙事策略研究

张 文

(黑龙江大学 哈尔滨, 150080)

提 要:《群魔》一经问世,便遭受了诸多质疑与争论,除去政治倾向性的原因,小说的叙事者和叙事主体问题也一度遭到质疑。以描写人物思想深度著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中选择了一位有着限知视角的次要人物作为叙述者,由此产生叙事过程中的紊乱现象,让人不免思考作者选取这样一位叙述者的原因。评论界甚至认为这是陀氏小说上的失败,所以这到底是陀氏独特的创作手法,还是一个叙事上的失误,有待进一步挖掘。本文从目前学界对于《群魔》叙事问题的争论出发,从叙述者的形象、立场及其叙述视角对《群魔》的叙事策略进行分析,并认为小说中所塑造的人格化的叙述者正是这部小说特殊的叙事策略。

关键词: 陀思妥耶夫斯基;《群魔》;叙述者;叙事策略

中图分类号: I512.06

文献标识码: A

1 引言

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著的《群魔》以深刻的思想性揭示出存在于俄罗斯大地上的一群恶魔形象,以当时震惊国内外的涅恰耶夫事件为基本原型,讲述了群魔在一个省城实施恐怖行为的过程。关于《群魔》的研究,国内外学者大多关注其背后的思想意义与政治倾向,而对其叙事策略的研究相对较少。叙述者是小说叙事策略的一个重要因素,《群魔》以其中的叙述者——次要人物Г-В 安东·拉夫连季耶维奇先生的有限视角展开小说故事情节,全文却展现了宏大的事件背景和隐秘的人物内心思想。学术界对这一叙述者和小说叙事策略一直存在争议,但是国内却没有相关研究的论文,国外相关研究也仅有几篇论文。本文从学界关于《群魔》叙述者问题的争论入手,探究小说中叙述者的形象、立场以及叙述视角,并阐述其在文本叙事结构中的特殊作用和独特功能。

2 关于叙述者问题的争论

《群魔》无疑是一部政治性小说,陀氏本人也承认:这是一部带有政治倾向性的作品。该作品一经问世,便遭受了诸多质疑,因当时正值涅恰耶夫案件轰动一时,所以各个派系批评家——保守派和激进派都将《群魔》与涅恰耶夫案件相联系,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关于《群魔》的研究,大多数学者主要关注其蕴含的政治或哲学思想,而关于《群魔》叙事策略的研究相对较少,目前学界主要关注了其中的叙述者及其相关的问题。

由于小说第一部分,一直以叙述者的第一人称限知视角进行叙述,但是到了第二部分,小说的叙述视角变成了一种全知视角,叙述者经常能够讲述他本人没有目睹的场景,甚至是人物的内心想法。针对以上问题,学术界表达了不同的观点。2016 年徐驰发表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无意识活动和无意识行为”描写研究》认为《群魔》叙述者Г-В 安东·拉夫

连季耶维奇是一位显身的次要人物兼叙述者，在叙述时叙述视角出现了“跳角”现象：“作品的叙事视角由显身次要人物叙事视角跳入了隐身全知人物叙事视角”。（徐驰 2016：20）这是因为“由叙事者超越其叙事权力对人物的‘无意识活动和无意识行为’进行描写导致的”。（徐驰 2016：20）陀氏以探究人物内心思想的深度而闻名于世，而这部《群魔》中的无意识行为叙述却少了许多，而“对连贯叙事视角的坚持就是《群魔》中的‘无意识活动和无意识行为’描写远少于篇幅相近的《白痴》的一个主要原因”（徐驰 2016：21），此外因为叙述者不是主要思想的承担者，偶尔出现的无意识活动或者无意识行为只能是由无意识主体转述给叙事者，再进行叙述。但同时徐驰认为文中也会有一些“无意识涌动”的描写并非必要，属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作过程中的失误。当然，不止一位学者认为叙事视角的变化属于叙事的失误，苏联学者列昂尼德·格罗斯曼曾言：小说失败了。《群魔》英译者之一的大卫·马加尔沙克也认为《群魔》的叙述视角紊乱是一种敷衍了事的写作方式，他认为因为涅恰耶夫案的审查过程使得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再修改小说创作，使得这部小说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著作中结构最凌乱的作品之一。

沈裕 2018 年发表的《论〈群魔〉中的堕落书写》指出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彼得·韦尔霍文斯基等堕落者的形象造成了叙事层的“断裂”。他认为小说以第一人称叙述展开，但是到第二部时，“以 r-夫先生的第一人称外部叙述视角逐渐被彼得·韦尔霍文斯基的活动这一内视角所取代”（沈裕 2018：25），这才造成了叙事层面的矛盾。这样“经由小说人物彼得干扰到叙述视角被打乱后，小说逐渐走向了无所不知的‘上帝视角’”。（沈裕 2018：25）

俄罗斯学者穆尔津在 2021 年发表的《〈群魔〉的叙述者悖论》（Мурзин 2021：72—93）探讨了目前学界学者对《群魔》中叙述者的几个界定：莫丘利斯基认为叙述者是作者的工具，是他的笔尖或者画笔；特尼扬诺夫认为叙述者只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个面具，在叙述中陀氏会在某个时刻将其扔掉；萨拉斯金娜认为作者将救赎的任务交给了叙述者，因为他是小说中唯一没有参与彼得阴谋的年轻人，也是少数几个大胆公开揭露他的人物之一。

关于《群魔》中的叙述者，大多数学者认为有两个叙述者，一个是 Г-В 安东·拉夫连季耶维奇，还有一个是作者。在许多研究《群魔》思想的论文中大多采用这样的观点，认为“‘纪事’中未知的情节，最重要的是揭露犯罪真相，是以作者的名义写的。”（Павловна 2020：264）约翰·琼斯认为《群魔》中“形成了双重立场”，陀思妥耶夫斯基既是“作者，又是纪事作品中的‘人物’”（David Stromberg 2012：476—477），叙述者只是一个虚构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而约瑟夫·弗兰克认为小说中有两个独立的叙述者，一个是全知全能的，另一个则是内故事叙述层的。

由此看出，《群魔》篇幅与《白痴》相近，一位次要人物的叙述视角根本不能够完全展现出小说中心人物的思想。所以叙述者在向读者讲述主要人物的思想或者一些隐秘事件的时候，会产生超出叙述者观察能力之外的视角，由此产生许多争议。那么为什么陀氏没有直接使用全知视角，像其大部分著作中一样，将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完美的呈现给读者？又或是叙述者的存在对叙事有着特殊的作用？所以陀氏在《群魔》中所塑造的叙述者是非常值得研究的。

3 关于《群魔》中的叙述者形象

叙述者虽然尽量减少自身的存在痕迹，但他同样是故事的参与者，陀氏笔下的人物都是独立的个体，想要弄清楚叙述者自身的态度对小说传达的意义有何影响，首先我们应该先研究人物 Г-В 安东·拉夫连季耶维奇的身份。而想要探究叙述者的形象是一件稍微有点难度的事情，因为叙述者很少言及自身。故事的叙述者虽然在小说开头便出现，但是他并没有自我介绍，他的名字是通过丽莎之口告知我们的，名叫 Г-В 安东·拉夫连季耶维奇，同时也是斯捷潘·韦尔霍文斯基的好友。

安东·拉夫连季耶维奇是一个机构的小官员，他作为一个小官员之所以能够进入这个小镇的上流社会，离不开与斯捷潘·韦尔霍文斯基的关系。叙述者与斯捷潘关系密切，小镇上的很多人都知道他是斯捷潘的好友，是无话不谈的朋友。虽然他能够进入上流社会的圈子，但是安东在众人眼中的存在感很低，影响也很微弱。在小说结尾他看出游艺会的阴谋是冲着尤利娅·米哈尔洛夫娜来的，可是却被利普京反问“这关您什么事？”（陀思妥耶夫斯基 2002：585），而叙述者也认为跑去与尤利娅交谈，她也不会相信，“这个可怜的女人被人当面骗了，而我却没有一点办法。”（陀思妥耶夫斯基 2002：609）他十分不起眼，他的存在以及行为不会对社会产生什么影响。在斯捷潘面前，作为无话不说的心腹也不能改变其自身毫无影响力的地位，他只是斯捷潘情感倾诉的对象，叙述者曾试图劝导斯捷潘也毫无用处，比如叙述者“求他千万别把信寄出去”，但是斯捷潘“还是把信发出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 2002：14）他虽然经常被无视，但仍然有着想要结交上流社会著名人物的想法，他曾想与卡尔玛津诺夫结识，但是他深知如果不通过斯捷潘的引荐，就无法与卡尔玛津诺夫结交。于是在叙述者的眼里，一方面将卡尔玛津诺夫当作伟大的作家而崇拜，另一方面又认为他的自傲是自己为之不耻的做作。对上流社会的仰慕以及被上流社会人物的忽视，在叙述者的心理上产生了矛盾冲突。

通过以上描述，我们了解到了叙述者安东·拉夫连季耶维奇的基本特征，总结下来就是：不显眼的小官员，渴望融入上流社会，但也会厌恶上流社会人物虚伪的品质。这与陀氏创作的小说《地下室人》有着部分相似的特征。希望得到别人的关注，甚至认为自己比他人高贵，但是行动上却依然变成了阿谀奉承，然而在他人眼中压根儿就没有他的影子，于别人而言，他属于被忽视和被遗忘的一类。但是与地下室人不同的是，《群魔》中的叙述者反抗的方式是积极的，他被忽视，但也没有刻意报复，他不逃避，而是将恶行公之于众，突破了“反英雄”的形象。

亚当·韦纳“通过暗示叙述者是一个捏造者，甚至可能是小说中的群魔之一，试图将陀思妥耶夫斯基卷入《群魔》的罪行中。”（David Stromberg 2012：476—477）亚当·韦纳认为Г-В先生是一个虚构的作者，他所讲述的事件是虚构的虚构，而叙述者也是群魔形象之一。但是笔者不这么认为，首先小说都是虚构的无疑，但是并不能够证明Г-В先生所记录的事件也是虚构的。在故事内，Г-В先生是小镇的居民，他所写下的事件面向的是小镇内的居民，且故事内许多叙述者不能了解的事件大多数都是听取公众的舆论或者小镇内居民而讲述的。Г-В先生同样不可能是群魔一类人，他在彼得刚出场就发挥叙述者的评论功能，揭露彼得的虚伪。叙述者一开始对彼得只是厌恶，但是当叙述者隐隐意识到彼得带来的危险时，他马上站在彼得的对立面并提醒市长夫人小心彼得的欺骗。但是他在小镇中的地位微乎其微，他的话语无法对他人产生影响，于是他只能奔波于小镇的各个地方，他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自己其他人物。他变成了一个侦探形象，努力查询事件的真相。当他得知沙托夫死亡的消息时，他的内心信念感更加强烈，促使如同一名真正的侦探，去为这段时间小镇中发生的怪事寻找真相。叙述者虽然视域受限，但是他却有着非比寻常的侦探直觉——“我完全猜对了：几乎毫厘不爽。”（陀思妥耶夫斯基 2002：619）同时，叙述者一直处于观察者的位置，他自己也早已适应这一身份，他甚至能察觉出一些不引人注意的细节，比如：“这时他与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匆匆交换了一下眼色”（陀思妥耶夫斯基 2002：241）陀氏所塑造的叙述者形象，成为了其叙事策略之一。叙述者不仅不是恶魔，反而有着正义救赎的形象色彩。

4 《群魔》的叙述者立场

叙述者曾说“我是这部纪事的编纂者，只限于有闻必录，原来是什么样就把它写成什么样，只能做到照录不误，至于这些事听来令人难以置信，那，这不是我的错。”（陀思妥耶夫斯基 2002：82）叙述者将自己定位为客观描述事件的人。“Хроникёр”指的是创作史事记述的人（тот, кто ведёт хронику чего-либо）。很明显的是叙述者不仅记录了客观事实，并将

其串联成了故事,他从构成事件的一些的的确确的混乱信息中选取一些能用来讲述故事的要素。(海登·怀特 2004: 7)

此外要注意到,叙述者除了作为“хроникёр”,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那就是叙述者同为故事内的人物,他描写这篇纪事很大篇幅中是依据回忆,形成了记忆书写。小说中他以斯捷潘知己的身份,以个体记忆的微观视角进入叙述,这限制了对主要人物成长过程的了解。叙述者作为一个次要人物,描写了许多不在场的事件,其认知材料主要来源于社会舆论。但是叙述者善用舆论却也否定舆论,他经常以社会舆论进行叙述开场:“据说”“大家也不知道打哪儿听来的,而且这消息还十分可靠、十分详细”“我不知道是否有其事,但是也有人断言”。但是同时他也驳斥舆论:“我要愤怒的驳斥卑鄙的流言蜚语”。(陀思妥耶夫斯基 2002: 611)叙述者作为斯捷潘的知己,大部分时间都围绕在斯捷潘的身边,于是他通常被认为具有同斯捷潘圈子相同的自由主义观点。但是根据叙述者的描述,“有一个时期,敝城上下在谈到我们的时候,常常说我们这个小圈子乃是自由思想、荒淫无耻和不信神的策源地,而且这一谣传还居然有人相信。其实我们进行的无非是最无害、最可爱、完全俄国式的既开心而又自由主义的闲谈。”(陀思妥耶夫斯基 2002: 39)谣言说他们是无神论者的圈子,而叙述者对其亲口否认,说他们只是无害的闲谈,并表明自己的立场:并不与无神论者同一阵营。叙述者自己亲口否定舆论的真实性,但同时对人物的内心思想的猜测也是基于社会舆论基础,这样的矛盾性虽然使得舆论内容不再可信,但不能否认舆论的存在。对舆论的书写也是融合了集体认知的特点,叙述者因为自身无法获知真相,与小镇中其他人并无二致,其对小镇谣言的叙述,使得叙述者不再仅是单独的个体,也代表了小镇的集体,代表了集体的认知。无论是记忆书写还是史事记述,想要将其串联成为一个故事,必然蕴含叙述者的立场。

热奈特将叙述者的功能界定为以下几种:叙述功能、组织功能、见证功能、评论功能、交流功能。“也许叙述者的某些功能在叙事作品中不是不可或缺的,但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叙述者的叙述功能都是必不可少的。”(胡亚敏 2004: 53)小说第一部分中,叙述者介绍了主要人物的思想并追溯其精神成长。从第二部分开始叙述者开始描写最近发生在小镇的怪事,他将每个人物的行动和心理描写得活灵活现。但是由于叙述者的身份地位,他的视域严重受限,以致于实际情况下的他不能确切了解一些人物的行动和心理,唯一可能的解释是叙述者通过他人之口或者通过收集资料等方法间接得知所叙述人物的行为和相关信息,此外还有叙述者对细节的重建,从而展现给读者详细的事件,比如对人物心理的猜想和描写。叙述者在第一部分介绍斯捷潘时,经常表达自己确切知道其中内情,或者以自己亲眼目睹,或者以斯捷潘趴在自己肩头诉说,或者直接引用斯捷潘本人的话来证明自己叙述的真实性,所以之后文中出现的一些不经过解释而隐秘事件的描述就很容易让读者忽略,读者会自然而然的认为叙述者是了解内情的,且其叙述是真实可信的。比如在讲述瓦尔瓦拉读斯捷潘的来信时,“我清楚地知道,她阅读这些信时一向十分用心,甚至一天两封她也照读不误,看完后就标上日期,分门别类地放进一个特别的小匣子里;此外,她还把这些信珍藏在自己的心坎上。”(陀思妥耶夫斯基 2002: 14)叙述者是怎样得知瓦尔瓦拉的内心以及她的行为并没有告知我们,但是叙述者却说自己清楚的知道瓦尔瓦拉的行为。我们能够认同叙述者对斯捷潘叙述的真实性,因为文中明确表示斯捷潘经常会对自已倾诉,但是关于瓦尔瓦拉,甚至是斯塔夫罗金、彼得这一类人物,文中很少表现出叙述者与他们的接触和交际,但是叙述者却将其行动细节和心理描写得绘声绘色,这些部分就是叙述者的重建,或者说是叙述者由限知视角向全知视角转换。由于揭示思想的需要,重建的部分到第二部开始尤其增多,这也是叙述者最为创造性的重建:对人物内心思想的描述,对人物的内心思想的描述主要围绕人的信仰与非信仰状态进行。基里洛夫的自杀,沙托夫的惨案以及斯塔夫罗金的自杀,这些都是失去信仰的人的下场,可以说叙述者重建的思想活动,目的直指信仰缺失的悲剧。

总结下来，人格化的叙述者首先否定自己存有自由主义观点，在将事件连成故事的过程中，去掉某些不重要的情节，比如自身行为活动，强调某些细节，比如瓦尔瓦拉家的相聚、维尔金斯基家的聚会；并突出主要人物的思想和性格。叙事话语主要依据回忆，表达评论功能，至于对谣言的书写，已不再是叙述者的立场，而是当时小镇集体意识形态的反映。

5 《群魔》的叙述视角

小说的叙述视角主要是指小说叙述者的立足点和叙述角度，“是作者叙述故事的方式和角度，并通过这种方式向读者描绘人物、讲述事件、介绍背景等等”（杨彬 2009：97—98）。小说《群魔》主要运用第一人称的限知视角来叙述其目睹或经历的事情，同时使用第三人称全知视角来叙述不在场时的事件。

第一部分在介绍背景时，作者采用的是叙述者的视角，由于叙述者是次要人物，所以对真相的把握不够准确，则会产生情节模糊、叙事空白的效果，产生悬疑。第二部分之后，小说多采用第三人称视角。当人物内心发生重大思想变化时，采用第三人称全知视角，透视其心理活动，解释主要人物心理发生变化的原因。叙述者以第一人称视角叙述时，能够给读者带来真实感和亲切感，将自身的感受传递给读者，使读者与叙述者产生情感上的共鸣。

在同一个故事的叙述中，不管是第一人称限知视角还是采用第三人称全知视角，都是叙述视角的转移。由于自身回忆以及对事件的重建，叙述者的视角可以在全知视角和限知视角之间进行切换。第三人称全知视角中，叙述者变成了全知全能，能够透过人物的内心进行叙述，从而对第一人称限知视角的叙述进行补充。比如沙托夫解释打斯塔夫罗金的原因，不是因为妻子，也不是因为妹妹，而是因为斯塔夫罗金本人的堕落。这些内容，虽然是叙述者对人物思想的推测，但却是其真实的内心独白。由于叙述者是次要人物，不能对主人公所有的事情都了解，在此情况下，作者就借用其他人物之口来弥补叙述者视野的不足。比如来自斯捷潘和利普京之口，又比如社会舆论：“还有一些其他说法，但并不是普遍的……说什么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在敝省负有某种特殊使命……他倒不是在什么地方正式供职，而是担任一种所谓秘密职务”。（陀思妥耶夫斯基 2002：261—262）

学界有评论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创作小说的时候，经常忘记叙述者的存在，转而以作者的全知视角去进行叙述，所以才会出现基里洛夫自杀时的细致描写、维尔金斯基家秘密聚会的描写、斯塔夫罗金与吉洪的谈话、沙托夫遇害的叙述等等。那么陀氏为何没使用惯用的全知视角来叙述这一思想深刻的作品，而是选择有着限知视角的次要人物来叙述，有何特殊作用？叙述者因其视角限制，借用社会流传的谣言表达自己的观点，如果是全知视角，真相必然浮在表面，然而以叙述者的视角，则无法得知真相，叙述者在此借助小镇居民集体的看法与态度，表明自己对事件的了解程度。而这是因为叙述者处于次要身份不明真相而采用的叙述方式。此外，叙述者作为这些怪事的旁观者，他极少参与事件，以一种近距离旁观者的身份去观察，以“他者”视角去感受怪事带来的冲击并进行分析，他更能以旁观者清的姿态去评判这些事，比如彼得告诉众人“利扎维塔·尼古拉耶夫娜直接从首席贵族夫人的马车上下来，坐上了斯塔夫罗金的马车”（陀思妥耶夫斯基 2002：618）时，叙述者明显的意识到彼得的虚伪并告知众人，但是作为局中人的省长夫人尤利娅·米哈尔洛夫娜仍被蒙在鼓里。

运用叙述者的视角进行叙述还会产生不一样的讽刺效果。首先叙述者与斯捷潘有着亲密的关系，是斯捷潘无话不谈的“知己”。叙述者字里行间表示对斯捷潘的敬仰之情，认为斯捷潘有着无比的天赋，是一位可爱高尚的人。但是我们却知道斯捷潘往往多愁善感，希望有所作为，却并没有真才实学。又比如维尔金斯基家举办的秘密聚会，在聚会中，会上所有人都保证不会将会上发生的事情传播出去，但是显然这件事流传出去了，因为叙述者了解到了此事并将其记录了下来。所以笔者认为，这并不是创作的失误，相反正因为次要人物作为叙述者，具有独特的叙述视角，才使得故事“陌生化”，致使对其解读更加多样，讽刺效果更

加浓重。

6 结束语

《群魔》中的叙述者是人格化的，作为一名有着独立思想的故事参与者，他有着自己的思想和立场，同时又在叙事话语上表现出独立灵活，游刃有余的特质。一方面他以独立旁观者的有限视角给予事件独特的评判，另一方面也会偶尔以社会舆论之名加以猜测。哥伦比亚大学斯拉夫语言教授罗伯特·贝尔纳普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需要一个叙事者来与读者沟通，这个叙事者身份模糊，是不被观察的观察者，‘叙事结构产生出对人物在不同层面共存的不确切理解’”。（张磊 2018）这个叙述者虽然存在感低且视域受限，但是他有着敏锐的观察力，往往观察人物最为透彻，所以描述人物内心的思想也更为深刻。在惨案发生后，他曾试图帮助大家，以救赎的目的记录了这篇纪事，努力指出信仰缺失的危害，狠狠批评了无神论的不可靠性。因此小说中叙述者形象作为叙事策略之一，达到了增强叙事效果的目的，虽然遭到一些质疑和争议，但并不影响《群魔》在叙事策略和审美效果上的独特价值。

参考文献

- [1]Баталова Тамара Павловна Поэтика завершения в романе Ф. М.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 "Бесы"[J]. Проблемы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поэтики, 2020(1).
- [2]Мурзин Н. Н. Парадоксы рассказчика «Бесов» [J]. Vox. Философский журнал, 2021(33).
- [3]David Stromberg: The Enigmatic G-v: A Defense of the Narrator-Chronicler in Dostoevsky's Demons[J]. The Russian Review, 2012(7).
- [4][美]海登·怀特. 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M]. 陈新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 [5]胡亚敏，叙事学[M]. 湖北：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 [6]沈 裕. 论《群魔》中的堕落书写[D]. 太原：华东师范大学，2018.
- [7][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群魔[M]. 臧仲伦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
- [8]徐 驰. 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无意识活动和无意识行为”描写研究[D]. 西南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
- [9]杨 桦. 论北村小说的叙述视角和“复调结构”——兼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比较[J]. 电影评介，2009(16).
- [10][美]约瑟夫·弗兰克. 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家与他的时代[M]. 王晨 初金一等译.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9.
- [11]张 磊. 《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时空艺术与文化意蕴[D]. 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8.

A Study on the Narrative Strategy of *The Demons*

Zhang Wen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Once *The Demons* came out, it was questioned and debated. In addition to the reasons of political tendency, the narrator and narrative subject of the novel were questioned. Dostoevsky, who is famous for his depth of thought in depicting characters, chooses a secondary character with limited perspective as the narrator in his novels, leading to narrative disorder and making readers think about the reason why the author chooses such a narrator. Critics even think that this is a failure in Dostoevsky's

novels, so whether it is Dostoevsky's unique creative approach or a mistake in narrative remains to be further explored. This paper starts from the current academic debate on the narrative problem of *The Demons*, analyzes the narrative strategy of *The Demons* from image, position and narrative perspective of the narrator, and holds that the personalized narrator is exactly the special narrative strategy of this novel.

Key words: Dostoevsky; *The Demons*; narrator; narrative strategy

作者简介: 张文 (1997—), 黑龙江牡丹江人, 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俄罗斯文学。

收稿日期: 2022-10-16

[责任编辑: 刘 锐]